

三星堆謎團 考古學家最關心的有哪些？



三星堆博物館拍攝的「戴金面罩青銅人頭像」。該文物於一九八六年從三星堆二號「祭祀坑」出土。

自一九八六年中國考古學家在四川廣漢發現兩個坑、從中發掘出上千件約三千年歷史的珍貴文物以來，三星堆遺址一直是個充滿神秘感的存在。造型誇張獨特的青銅器和金面具，加上至今未在遺址發現任何文字和模稜兩可的傳說，讓人們疑竇叢生。

作為中國長江上游地區規模最大、保存最完好的先秦遺址，三星堆遺址對於研究中華文明背景意義重大，有助於揭示中華文明的起源和形成過程。

今年，中國啟動了三星堆遺址史上最大規模的考古發掘工作，新發現的六個坑有望進一步揭開這個神秘文明的面紗。

考古學家最關心的未解之謎有哪些？仍在進行的考古發掘工作有望帶來哪些線索？為此，分別採訪了三星堆「祭祀坑」發掘學術顧問、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教授孫華以及三藩市亞洲藝術博物館館長、美國人文與科學院院士許傑，請他們分享自己最想破解的謎團和對此次發掘的「心願清單」。

三星堆主人為何挖坑？

「根據坑裏出土文物及所發現的遺

跡現象和坑裏沒有發現葬具及屍骨等情況我們將其定名為「祭祀坑」。一九八六年，當時主持三星堆遺址一、二號「祭祀坑」發掘工作的考古學家陳顯丹在發掘日記中這樣寫道。從此，「祭祀坑」成為三星堆研究裏被屢屢提及的一個說法。

然而，三星堆的主人究竟為何挖坑？至今考古學家莫衷一是。

器物掩埋的有序性讓人們想到了祭祀。「最底下是小件，中間是青銅容器和麵具，最上面是象牙，這應該是一個有意的行為。」許傑還提到，人們發現三星堆文物在被掩埋以前經過了擊打和焚燒，但可以證明焚燒沒有在坑裏進行。

而新發現的六個器物坑帶來的證據似乎指向了別的方向。

「現在看，越來越不像祭祀。祭祀怎麼會把神像放進去，還把它打壞？祭祀怎麼會埋這麼多東西？」孫華告訴新華社記者，由於祭祀是經常性的活動，埋藏物品的數量通常有限。但三星堆的坑很不一樣，大量珍貴的黃金器物、象牙、玉器，被一股腦兒埋進去。

孫華期待，本次發掘工作能夠在這

用來確定坑的年代的證據。他表示，如果幾個坑屬於同一年代，那麼它們就是重大事件的產物，比如遷都、動亂；反之則會支持祭祀說，因為祭祀是連續、重複的過程。

「現場」是什麼樣子？

「考古工作就像破案一樣。破案什麼最重要？恢復現場的原貌最重要。」

許傑說，他最想解開的謎團是三星堆青銅塑像原來是如何組合、擺放的。如果能恢復青銅器最初的空間關係，不僅能夠帶來美的享受，而且也能幫助獲得有關三星堆人的宗教和其他方面的資訊。

「我特別關注的就是有機質的東西。」許傑說，三星堆造像中有非常重要的木雕藝術傳統，但木頭本身容易朽爛。有證據表明，三星堆的人頭像，原本應安裝在木製的身體上。

例如，青銅人頭像，並不能直接放在平面上，而前後兩面的銳角頸部形態正與全身大立人的衣領開口一致，證明它們當初都安裝在其他材質的身體上，最有可能就是木質身體。

目前正在進行的發掘工作大大豐富了三星堆文明研究的資料，增加了以前沒有的種類，比如木器和紡織品。「考古學家應該重視任何的物質遺存，因為它背後承載了大量資訊。考古的目的就是講述器物背後人的故事，只要能提供任何線索的東西都是有用的。」許傑說。

是古蜀國，還是另外一種文明？

三星堆遺址讓人們看到了一個消失千年的文明，也改變了人們對古代四川盆地封閉落後的認識。

很多人相信，三星堆遺址就是古蜀國的遺跡。他們指出，三星堆文物上

的魚、鳥以及誇張的眼睛外凸形象印證了傳說裏對幾位古蜀王的描述。

孫華認為三星堆和古蜀國有關。「三星堆文化和更晚的巴蜀文化，中間有一些共通的地方，是古蜀的不同階段，但是，需要更多的資料來證明。」

孫華表示，圖像資料，例如人像、神像，如果能與古蜀國的傳說有更多的呼應，也許可以用於佐證三星堆和古蜀國之間的關係。

但也有學者對此建議謹慎。

「急於印證古史記載和傳說的說法有著方法論上的危險。」許傑指出，後世記載本身的可靠性存疑。那些記載並非三星堆文明時期的文獻，而是三星堆以後很久才寫的。急於把後世記載與考古發現對號入座的做法是循環論證，在學術上是不夠嚴謹的。

「在一九八六年兩個器物坑發現以前，無人能夠想像三星堆文明的面貌，尤其是匪夷所思的青銅造像，那麼三星堆文明的其他方面為什麼不存在超越我們現有知識範圍的可能呢？」許傑說，「比解謎更重要的是提出真正有深度的問題。」

事實上，關於戰國以前蜀國的歷史幾乎全部來自《華陽國志》，這是三星堆遺址往後上千年的東晉時代的著作。而三星堆遺址本身尚未發現任何文字。

但不論結論如何，三星堆都為認識商周時期的西南地區提供了寶貴的資料。

「文獻裏只有幾個字、幾句話，這裏的古蜀就是一個符號而已。我們通過考古得到的資訊，相當於夏商時期，尤其是商代晚期成都平原的社會、國家的情況，這遠遠比文獻多得多。」孫華說。

(新華社/王迪)